

二十子全書

第三十二册

荀子二

印

荀子卷第六

富國篇第十

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爲人數也人倫
並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皆有可也
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勢同而知異行私而
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如是
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
功名未成則羣衆未懸也羣衆未懸則君臣未
立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

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疆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爲政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聘納送逆無禮如是則人有失合之

憂而有爭色之禍矣故知者爲之分也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餘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君子奚患乎無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此無佗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

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譎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此無佗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袞褙衣冕諸侯玄褙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量地而立國計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

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時藏餘謂之稱數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

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爲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爲之鐘鼓管磬琴瑟箏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璽璽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

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所以爲淫泰也固以爲王天下治萬變材萬物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爲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誠美其德也故爲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

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旣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今之世而

不然厚刀布之歛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不然而已矣有荷犂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弊之百姓曉然皆知其汗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畝刺山殖穀多糞肥田是農夫衆庶之事也守時力民進事長功和齊百姓使民不偷是將

率之事也高者不早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熟是天下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益一歲而再獲之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後葷菜百蔬以澤量然後六畜禽獸一切而剗車鼃鼃魚鱉鱸鱸以特別一而

成羣然後飛鳥鳧鴈若烟海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

非樂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
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上
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不威不
威則賞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
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
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
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
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燒若焦墨
子雖爲之衣褐帶索嚼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既

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爲
之不然知爲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
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彊之
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
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錮琢刻鏤黼黻文
章以塞其目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
口然後衆人徒備官職漸慶賞嚴刑罰以戒其
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已之所願欲之舉在
于是也故其賞行皆知已之所畏恐之舉在于

是也故其罰威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
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
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
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汭汭如河海暴暴
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
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鐘
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
謂也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鬪而

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
不和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惜莫
懲嗟此之謂也垂事養民拊循之喁嘔之冬日
則爲之饘粥夏日則與之瓜麩以偷取少頃之
譽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頃得姦民之譽然而非
長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姦治者也
儻然要時務民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事
進矣而百姓疾之是又不可偷偏者也徒壞墮
落必反無功故垂事養譽不可以遂功而忘民

亦不可皆姦道也故古人爲之不然使民夏不
宛暘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
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
之歡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他故焉
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
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
慶矣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
威乎刑罰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影響雖
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

和若有疾此之謂也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
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屬
之民不勸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儉而百姓不
一故先王明禮義以一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
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
任以調齊之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若
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是
何邪則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一其防表明故
曰上一則下一矣上二則下二矣辟之若少木

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觀國之治亂臧否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其候徼支繚其竟關之政盡察是亂國已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路是貪主已觀其

朝廷則其貴者不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不慤是闇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熟盡察其禮義節奏也芒軻侵楛是辱國已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卿相調議是治國已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慤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

榮國已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
官其臣下百吏汙者皆化而修悍者皆化而愿
躁者皆化而慤是明主之功已觀國之彊弱貧
富有徵驗上不隆禮則兵弱上不愛民則兵弱
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將率不能
則兵弱上好攻取功則國貧上好利則國貧士
大夫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無制數度量則
國貧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
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

業得叙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
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
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
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
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
穀復熟而陳積有餘是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
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
夫是之謂國斃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
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

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是
愚主之極也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而
危其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焉是無他故焉其
所以失之一也君人者亦可以覺矣百里之國
足以獨立矣凡攻人者非以爲名則案以爲利
也不然則忿之也仁人之用國將修志意正身
行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布衣紉履之士誠是
則雖在窮閭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以國
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若是則爲名者不

攻也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
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境內之聚也保固
視可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麴彼得之不足以藥
傷補敗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爲利者
不攻也將脩小大彊弱之義以持慎之禮節將
甚文珪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所以說之者必
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彼苟有人意焉夫誰能
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爲名者否爲利者
否爲忿者否則國安於盤石壽於旗翼人皆亂

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獨按起
而制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
又將兼人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
正是四國此之謂也持國之難易事彊暴之國
難使彊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
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割國之
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馱事之彌煩其侵
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雖左堯而右
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使處

女嬰寶珠珮寶玉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雖
爲之逢蒙視詘要撓媵君盧屋妾由將不足以
免之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
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必將
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
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衆庶齊於下如是則近
者競親遠方致願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
以暴炙之威彊足以捶笞之拱揖指麾而彊暴
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僥搏也故

日事彊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荀子卷第六

荀子卷七

王霸篇第十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
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
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
有也及其綦也索爲匹夫不可得也齊潛宋獻
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勢也然而不能自安也
安之者必將道也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
霸權謀立而亾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

荀子 卷七
所務白也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行一不
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櫟然扶持
心國且若是其固也之所與爲之者之人則舉
義士也之所以爲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
法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嚮之者則舉義
志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定而
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
志意加義乎身行著之言語濟之日不隱乎天
下名垂乎後世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

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著之以政事案申重之
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如是則夫名
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
矣哉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湯以
亳武以鄗皆百里之地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
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
義立而王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然而天
下之理略奏矣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臣下曉
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

民約結已定，雖覩利敗，不欺其與。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鄉方略，審勞佚，謹畜積，修戰備，齟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故齊相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無他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挈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

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亾齊閔，薛公是也。故用彊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爲務。故彊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誣秦，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國亾爲

天下大戮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王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爲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不可不善爲擇道然後道之塗歲則塞危塞則亾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何法之道誰子之與也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爲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亾國之人爲

之則亦亾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而仁人之所務白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改王改行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歲之固何也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爲之也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爲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爲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

人爲之則亾三者明王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
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
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然則彊國榮辱在於取
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懼而求
能者如是者彊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
唯便僻左右親比已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
而亾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綦大而王
綦小而亾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義而後
利安不恤親疎不恤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

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恤是非
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已者之用夫是之謂小
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
者亦一若彼也亦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駁而
霸無一焉而亾此之謂也國無禮則不正禮之
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
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故錯之而人莫
能誣也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
之則存不爲之則亾此之謂也國危則無樂君

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
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猶好
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夫人之情目欲
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
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
無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
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辯彊固之道焉若是則恬
愉無患難矣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樂者
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

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
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闇君者必將荒逐樂而
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必至於身死國亾
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爲樂乃得憂焉將以
爲安乃得危焉將以爲福乃得死焉豈不哀
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故治國有道
人主有職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是
以所使夫百吏官人爲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
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

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簞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於此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則

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取天下者非

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道足以一人而已矣
彼其人苟一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他故百
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其
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舊法擇
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賢士
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
盡無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勢矣致
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兩者合而天下取諸
侯後同者先危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一人之謂也羿逢蠡門者善服射者也王良
造父者善服馭者也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
人服而勢從之人不服而勢去之故王者已於
服人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
逢蠡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
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
知甚簡其爲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綦
可樂也故明君以爲寶而愚者以爲難夫貴爲
天子富有天下名爲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

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
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
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榭甚高園囿
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
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制度以陳政令以浹
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四方之國有侈
離之德則必滅名聲若日月功積如天地天下
之人應之如影響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
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

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
繁婦女莫衆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間靜莫愉焉
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兼而
有之宰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人苟不狂惑
戇陋者其誰能睹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並
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
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
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
主胡不廣焉無恤親踈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

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如是則禹舜還至王業還起功一天下名配禹舜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楊朱哭衢塗曰此夫過舉踵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爲可哀甚於衢塗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無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

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一而王下一而亾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用兵不勞而天下服故湯以亳武王以鄘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服從無他故焉四者齊也桀紂卽序於有天下之勢索爲匹夫而不可得也是無他故焉四者並亾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上莫不致愛其

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爲隆正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止矣君出若入天下莫不平

均莫不治辯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數度量然後行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

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榮而爲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且卑者五伯齊桓公閨門之內懸樂奢泰游抗之修於天下不見謂修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是亦無他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知者易爲之興力而功名綦大舍是而

孰足爲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則雖幽間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禮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

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是過者也猶不及也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辟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

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者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彊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亾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亾湯武者脩其道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

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
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
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生民則致寬使
民則綦理辯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
有非理者如毫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是
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亾
而不愉者無他故焉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
世不然汙漫突盜以先之權謀傾覆以示之俳
優侏儒婦女之請謁以悖之使愚詔知使不肖

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綦勞苦是故百姓
賤之如佞惡之如鬼日欲司間而相與投籍之
去逐之卒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爲已死不
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
適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傷國者何也曰
以小人尚民而威以非所取於民而巧是傷國
之大災也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
於聲色臺榭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傷國不好
循政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三邪

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
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
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若是則
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傾覆
也朝廷羣臣之俗若是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
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
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
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
儒者爲之不然必將曲辯朝廷必將隆禮義而

審貴賤若是則士大夫莫不敬節死制者矣百
官則將齊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
畏法而遵繩矣關市幾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
偏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慤而無詐矣百工將時
斬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
忠信而不楛矣縣鄙將輕田野之稅省刀布之
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
而寡能矣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百吏畏
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商賈敦慤無詐則商旅

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
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
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
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疆居則
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辯也

荀子卷七

荀子卷八

君道篇第十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亾也
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
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
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
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
施矣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
正法之數者雖博傳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

荀子 卷八
人而闇主急得其勢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
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
而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
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
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合符節別契券
者所以爲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
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爲公也上好
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
以爲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

斗斛敦槩者所以爲噴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
吏乘是而後鄙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故械
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
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
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
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
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
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噴故
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

荀子 卷八
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
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籍斂忘費
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
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誦四海之民不待令
而一夫是之謂王平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旣來
此之謂也請問爲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
偏請問爲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請問
爲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爲人子曰敬愛而
致文請問爲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爲人弟

曰敬誦而不苟請問爲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
臨而有辨請問爲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
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
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
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動無
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
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應而不窮審之禮也故
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
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所爲身也謹修勅

而不危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於百官之事伎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侍上也忠順而不懈其使下也均徧而不偏其交遊也緣義而有類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請問爲國曰聞

脩身未嘗聞爲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修身未嘗聞爲國也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已不可得也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已用爲已死不可得也人不爲已用不爲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

求無危削不滅亾不可得也危削滅亾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落故人主欲彊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彼或積蓄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爲之也不爲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

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大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太師維垣此之謂也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

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亾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養生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

其所宜上賢使之爲三公次賢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騁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遊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備是所術也聖王則術以明辨異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疎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

然皆知其所非以爲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才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

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止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慤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

之如一體如四朕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
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爲人主者莫不
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
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
在慎取相道莫徑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
不知不可旣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
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
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
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

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
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
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
人之瘞也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今使汙邪
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
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
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
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
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

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措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陷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誣邪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

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及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亾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已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

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是無他故莫不失之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亾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辟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爲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爲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

爲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翻然而齒墜矣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其下猶足以爲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

危其所愛此之謂也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齟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其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

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源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

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之謂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掩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亾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材人愿慤拘錄計數纖嗇而無敢遺喪是官人史吏之才也修飾端正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

職循業不敢益損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爲尊君也知好士之爲美名也知愛民之爲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爲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爲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爲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爲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爲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

荀子 卷八
要守也人主不能論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安
值將卑執出勞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
詳一內而曲辨之慮與臣下爭小察而綦偏能
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
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爲乎不可成此之謂也

荀子卷八

臣道篇第十三

荀子卷九

人臣之論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
臣者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
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態臣
者也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恤公道通
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篡臣者也內
足使一民外足使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
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則能尊君

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如影應卒遇變齊給如響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亾態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楚之州侯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齊之管仲晉之咎犯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凶吉賢不肖

之極也必謹志之而慎自爲擇取焉足以稽矣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具也大臣父子兄弟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擡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

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
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
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
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
君之所尊厚也而闇主惑之以爲已賊也故明
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
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爭
矣平原君之於趙也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
也可謂拂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

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
過不遠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邊境之臣處
則疆垂不喪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明主尚
賢使能而饗其盛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罰
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事
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
諛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撓拂迫脅於亂時窮居
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
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詩曰

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恭
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不敢有
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爲志是事聖君之義也忠
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橋然剛折端志而無傾
側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
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曉然以至道
而無不調和也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
之義也若馭撲馬若養赤子若食餒人故因其
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

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書
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
遜此之謂也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疾而不
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
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無
德之爲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爲也有
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
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
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

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能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

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踈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忠信以爲質端慤以爲統禮義以爲文倫類以爲理喘而言臚而動而一可以爲法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恭敬禮也調和樂也謹慎利也鬪怒害也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鬪怒是以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通忠之順權險之平禍亂之從聲三者非明

荀子 卷九 五
主莫之能知也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
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
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功參天
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過
而同情和而無經不恤是非不論曲直偷合苟
容迷亂狂生夫是之謂禍亂之從聲飛廉惡來
是也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詩曰受小
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此之謂也

致仕篇第十四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朋黨比周之譽
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隱忌雍蔽
之人君子不近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凡流
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
子慎之聞聽而明譽之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
刑賞而還與之如是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
譽姦愬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
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夫是之謂衡聽顯
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

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
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
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
事畢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川
淵者魚龍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
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魚龍去之山林險則鳥
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
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
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

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摠要也不可少頃曠
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
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
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
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得衆動天美意延
年誠信如神夸誕逐魂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
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
者行也口行相返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
也不亦難乎夫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

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用其終爲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程者物之準也禮者節之準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德以敘位能以授官凡節奏

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則回樹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

荀子 卷九
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

荀子卷九

荀子卷十

議兵篇第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

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矧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

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許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允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正則若磐石然觸之者角摧案

角鹿垂隴種東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亾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

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彊弱存亾之效安危之勢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上足亾則下可用也上不足亾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彊下不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彊弱之凡也好士者彊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彊不愛民者弱政

令信者彊政令不信者弱民齊者彊不齊者弱
賞重者彊賞輕者弱刑威者彊刑侮者弱械用
兵革攻完便利者彊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
弱重用兵者彊輕用兵者弱權出一者彊權出
二者弱是彊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
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則偷
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
反覆無日是亾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出
賃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

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箇置戈
其上冠鞬帶劔羸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
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
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
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
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忸之以慶賞餽之以刑
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鬪無由也
阨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
隸五家是最爲衆彊長乂多地以正故四世有

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
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
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
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
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
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
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故招近募選隆勢詐
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
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

太山也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
試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彊暴之國莫
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秦誓曰獨夫紂此
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隣敵若
夫招近募選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
常代翁代張代存代亾相爲雌雄耳矣夫是之
謂盜兵君子不由也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躑秦
之衛鞅燕之繆蟻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
是其巧拙彊弱則未有以相若也若其道一也

未及和齊也倚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
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和齊之兵
也可謂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故可以霸
而不可以王是彊弱之效也孝成王臨武君曰
善請問爲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
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
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
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
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

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
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亾敗無威內而輕外無
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
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
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
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
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
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
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

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
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
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敬事無
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
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
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
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馭死
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
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

不退而退也其罪惟灼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
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
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
賊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微子
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
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訶謳而樂之遠者竭
蹙而趨之無幽間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
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
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革不擊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鬻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

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二帝四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李斯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兵疆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爲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彼仁義者所以

脩政者也政脩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爲之
死故曰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秦四世有勝認
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末世
之兵未有本統也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
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
勝之也皆前行素脩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今
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
禮者治辯之極也疆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
名之摠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

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
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
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韜如
金石宛鉅鐵鈿慘如逢蠱蠱輕利僂邀卒如飄風
然而兵殆於垂沙唐箴死莊躡起楚分而爲三
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
道故也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
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
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

故也紂刳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戮無時臣
下凜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
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
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
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誦城郭不辨溝池不掛固
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
者無故焉明道而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
和上也如影嚮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
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已

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
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
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此之謂也
凡人之動也爲賞慶爲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
賞慶刑罰勢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爲
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
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勢詐除扼其下獲其功
用而已矣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
虞戰則必北勞苦煩辱則必犇霍焉離耳下反

制其上故賞慶刑罰勢詐之爲道者備徒鬻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衆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若祓不祥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將以爲利耶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戇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

然後百姓曉然皆知脩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能有能化善脩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爲害耶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雕焉彫貴爵重賞於其前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爲者化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芻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

而調夫是之謂大化至一詩曰王猷允塞徐方
其來此之謂也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
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
美我德行欲爲我民故辟門除塗以迎吾入因
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順比
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俞彊是以德兼
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
威劫我勢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
戎甲俞衆奉養必費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

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
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飽虛腹張口來
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窳之粟以食之委之
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已基三年然後
民可信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俞貧
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
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兼并易能也
唯堅凝之難焉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
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

荀子
卷十
地方數百里完全富具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
秦奪之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
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之則必能并之矣
得之則凝兼并無疆古者湯以薄武以瀆皆百
里之地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無他故焉能凝之
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脩而士服政平而
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
則疆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荀子卷十

書